

跨文化理论视角下旅美华人的语用能力适应性研究

孙 静

西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中国·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问候语是人际交往中最先被使用的用语,也是外语学习者在外语学习过程中最初习得的语言表达。能否得体地运用问候语体现语用能力的高低。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旅居海外的华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使用和应对英语问候语时会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性。本文通过调查旅美华人在使用英语问候语中的表现,从“跨文化适应”理论来分析他们在运用英语问候语同本族语使用者打招呼时不适应的原因,发现限制外语学习者语用能力提高的主要因素,克服限制因素对语用能力提高的影响,为外语教学中提高语用能力的带来启发。

【关键词】跨文化适应理论;语用能力;问候语

1 引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将对二语习得研究的关注点从语言能力提高转移到语用能力的培养上来,更多的外语教师也逐渐认识到语言的学习远非在课堂上单纯为学生灌输语言知识那么简单,课堂教学的重点应以实际生活交际中更为重要的语用能力的培养为主。既然语言学习的终极目标是使用所学语言在现实生活中顺利进行交际活动,那么利用相关理论基础,结合现实生活中具体实例,多角度多层次分析非本族语使用者在本族语环境中交际时语用能力的表现情况,可以了解影响语用能力提高的因素,进而为语用能力的培养提供建设性意见,促进外语教学优化发展。

问候语是言语交际中最频繁使用的交际言语行为之一,在言语交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见面时往往会通过问候语确定两人间的关系,为以后的交际沟通奠定基础。社会语言学家 Ventola(1979: 271)曾提到“问候语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对人与人之间先建立起来的关系的确认”,所以对问候语的准确使用和正确反馈是及其重要的。外语学习者进行外语学习之初,最先习得的表达也常常是如何运用外语问候语进行问答。即就是说,几乎每个外语学习者对目标语中的问候语耳熟能详,不存在语言能力上的不足。但是,现实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海外生活的非本族语使用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面对目标语打招呼问候时会表现出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常常体现为运用目标语无法进行合理有效的回应或反馈,对话难以继续,使得交际中断。而经过一段时期的生活,非本族语使用者才能逐渐对一些日常问候进行应答,但也仅仅局限于少量固定的用语,远没有母语使用者丰富自如。既然不存在语言能力的缺陷,在面对简单日常问候语所表现出的语用能力薄弱的原因是什么?本文将从跨文化适应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这一语言现象,通过了解此现象在旅居海外非本族语人群中存在时间的长短,收集语用能力的相关数据,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及影响因素,为外语语言的教学工作带来启发。

2 文献综述

跨文化适应一词最早出现在跨文化心理学中,它在专业文献中的英文表达为“cultural adaption”或“accultuation”,也常被翻译为“涵化”或“濡化”。综合多种理解及研究需要,跨文化适应可以被概括为个体从一种文化背景进入另一种文化后,个体通过对两种文化的感知从而引起的个体对他文化的调整、融入、相互影响及适应。该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最早由 Redfield 等人提出。这些学者在研究移民群体在主流文化适应过程中发现,两种不同文化的群体在相互接触中会导致这两种文化模式上均发生变化,即这种变化是双向的,但实际的情况更证明,

弱势群体体会发生更多变化,弱势群体的个体要适应新的文化模式 (Redfield 1936:149)。早期的跨文化适应研究多针对于了解移民群体的心理问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阶段,跨文化适应的研究仍然多为理论性的。

对于跨文化适应理论有许多理论框架及模型。最著名的是 Lysgaard (Lysgarrd 1955:35) 等人提出的关于从旅居者角度出发的单方面表现跨文化适应过程的U型曲线假说理论及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学家 John Berry 描述的文化适应者和客居国社会之间文化适应影响的双维度模型。U型曲线假说认为旅居者在国外文化适应过程会经历三个阶段,即最初的调整期 (initial adjustment)、危机期 (crisis) 和再度调整期 (regained adjustment), 呈现出一个U型的变化曲线 (孙进 2010:45)。而另一位社会学家 Adler 则将这个过程分为五个阶段: 接触阶段 (contact), 崩溃阶段 (desintergration), 重新整合阶段 (reintergration), 自治阶段 (autonomy) 和独立阶段 (independence) (Adler, P. S 1975; 孙进 2010:45)。这个五个阶段的划分,更适用于分析非本族语使用者语用能力的变化过程。双维度模型中,文化适应者的态度有融合、分离、同化、边缘化四种类型。也就是说,文化适应者的态度会决定他融入适应文化所花费的时间长短和适应程度的高低。这个双维的模型对于理解个体实际语用能力适应的差异能够提供理论支持。

Leech (Leech 1983) 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语用能力是指对说话者的目的和用意的理解能力,分为社交语用能力和语言语用能力。作为外语学习者,除了具备目标语的语言知识,更重要的是掌握如何在不同的语境中,运用目标语进行做事和交际的能力。国外的语言学家们对于语用能力的研究非常多。如能力描述性的调查和测试研究 (Hudson 1992) 及对语用能力可教性的探讨 (Kasper 2005)。而国内对于语用能力及其习得的研究再近十多年来才得到重视 (刘润清 2005; 刘建达 2006)。国内关于语用能力的研究多集中在语用能力的测评和理论分析。关于海外旅居的中国外语学习者在非本族语环境中外语语用能力的适应习得过程的研究并不多见。了解分析这类人群在真实外语语言环境中语用能力水平的表现及变化会帮助我们理解目前我们的外语教学中存在低效低能的原因。因为,众多语言学家认为,不管语言能力还是语用能力都是是不可教的 (Kasper 2005)。在教学中只能对学习者提供教学干预。那么“不可教”的外语语用能力如何通过外语课堂教学取得呢?

问候语作为社会交际中最基本的言语行为之一,表现了非常重要的交际功能。问候语是“互应的行为” (Ventola 1979), 也就是说“问候语需要应答,如果没有应答,对话就难以顺利进行下去” (Ventola 1979: 271)。而且 Emerty (2000) 曾指出,问候

语的内容是随当时的情景不同而不同的。所以, 问候语的使用情况最能体现不同情景下语用能力水平的高低。只有在最真实的语言环境中, 才能得到比假设语境中更真实准确的语用能力表现。本文通过调查了解旅居美国的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面对英语问候语时的真实反应, 运用跨文化适应理论分析他们的英语语用能力水平的表现, 帮助确认发生语用不适应性的原因, 并据此提出克服障碍的建议。由于问候语根据情境的不同有不同分类, 本文中所指的问候语仅针对于交际双方见面时使用的最基本、最简单、也最直接的语言, 不包含问候中可能出现的“small talk”。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问题

本文主要研究旅居美国的中国外语学习者在真实语境中面对英语问候语时, 英语语用能力适应性的表现情况, 试图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

1) 不论学习者在国内英语学习时间长短, 英语水平的高低, 初期对英语问候语的使用均会表现不适应吗? 这种不适应会持续多久?

2) 问候语的语用能力适应过程是否符合跨文化交际适应过程的规律?

3) 通过调查问候语的适应, 分析影响英语语用能力适应的因素是什么?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 50 位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 年龄在 20 岁至 35 岁之间, 他们在国内都接受过正规的英语语言教育, 即在本国文化环境中“成人”后出国, 但是在国内接受英语语言学习的时间不同, 目前在海外居住的时间从在 4 个月到 3 年。

3.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两种研究方法, 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首先, 通过对英语母语使用者的访谈, 收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见面打招呼时常用的问候语及对日常问候语的回答用语, 结合结果运用 google 搜索引擎工具, 筛选出使用频次最高的 10 条问候语及回答。根据这十条问候语, 设计出第一份问卷。这份问卷将使用频次最高的 10 条问候语及回答打乱后进行编号, 请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使用频率排序。该问卷分别发放给 50 位英语本族语使用者及 50 位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比较他们的选择结果进行分析。第二份问卷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基本信息调查, 包括年龄、性别、国内接受英语教育时间、海外居住时间等。第二部分为英语语用能力水平测试。对语用能力水平测试采用选择题的形式, 根据刘建达(2006)关于语用能力测试的研究, 选择填空题在进行语用能力测试时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设计不同需要进行问候的场景, 请被调查者选择恰当的问候语及回答。第三部分是语用能力适应情况调查。该部分根据 Kelley, C & J Meyer 1987 年设计的跨文化适应能力量表进行改写, 共设计 16 道问题, 用来了解问候语语用能力适应及变化。问卷的最后有两个开放性问题, 你大约出国多久以后能开始自如使用英语问候语? 如果对问候语不适应, 你认为造成这种不适应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将获得的问卷数据运用数据统计工具 SPSS12 进行相关性分析。

4 结果及讨论

4.1 本族语和非本族语使用者对问候语使用情况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和运用 google 搜索将本族语和非本族语使用者对英语中常用问候语统计结果如下:

从表 1 中可以看到, 英语中最常使用的问候语为 “how are

you doing”, 最常应用的回答是 “good”, 这和旅居美国的中国人的结果不同。本族语使用者所使用的高频问候语跟非本族语使用者所使用的高频问候语及回答完全不同。尤其是在国外生活时间不足半年的非本族语使用者, 甚至仅会用 “fine, thank you” 来回答对方的问候而再无下文, 对双方进一步的交际造成困难, 同时也给对方造成不想继续谈话的感觉。结合第二份问卷中开放性问题 “你认为造成这种不适应的原因是什么” 的回答, 有 70% 的被调查者均认为, 在初到国外时只会使用最初英语学习时教材中学到的问候语及回答, 同时这些问候语在大脑中印象非常深刻, 有时甚至是不由自主脱口而出。而摆脱掉这些扎根大脑的问候语则需要花很长时间。由此可见, 最初的外语教学应避免简单模式化、套路化地教授生硬的英语句型, 这样的做法只会固化学习者的思想, 而忽略语言是生动灵活的特性, 对实际语言应用造成障碍, 影响语用能力的培养。语言的学习应以语用知识的教授为重心, 以语用能力的培养为宗旨 (何自然 1997)。所以应尽量避免在语言教学中让语言学习者死记硬背的做法, 而以文化背景, 文化差异的介绍导入语言的学习, 并模拟真实生活场景, 对外语学习者语用能力进行训练。

表1 英语中最常使用问候语

Top3	greetings		response	
	Native Speaker	Non-native Speaker	Native Speaker	Non-native Speaker
1	How are you doing?	Hello	Good	fine
2	How is your day going?	hi	Great	thank you
3	What is going on?	How are you?	not much	hello

4.2 非本族语使用者对问候语适应时长情况

运用 SPSS12 对问卷数据中的语用能力适应性和国内接受英语教育的时长以及语用能力水平与国外居住时间长短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如下:

表2 语用能力适应程度与学习时间长短关系

Length of time of domestic language learning	Pragmatic competence adaptability (Question 1-3)	correlation
6 years or less	3	0.38
10 years	3.3	0.34
12 years	3.4	0.37

表3 语用能力水平与外国居住时间关系

Length of stay abroad (months)	The level of pragmatic competence	Pragmatic competence adaptability (Question 4-6)	correlation
Less than 4	3	6	0.58
4 to 6	4	5	0.61
6 to 12	6	4.7	0.6
12 to 24	6.5	3	0.62
More than 24	6.5	3	0.63

从表 2 中可以得知, 不论在国内接受语言教育时间的长短, 被调查者最初在面对英语问候时均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外语学习者在面对问候语时, 语用能力适应程度跟国内语言学习时间

长短不相关。而从表3可以看到,被调查者的语用能力水平随着在国外居住时间的增加而提高,而一年后则差别不明显。语用能力适应性随居住时间的长短表现出半U型的变化趋势。符合跨文化适应的规律。根据问卷中开放性问题,“大约多久后开始流利使用问候语”及其答案得出适应时间的长短与跨文化适应时间一致。从完全不适应到逐渐适应大约需要4个月左右的时间。根据Lysgarrd(1955)提出的U型曲线显示,旅居者在经历最初对居住国文化的“蜜月期”后,他们会处于U型底部的危机期,然后会经历恢复期到最后的适应期。而外语学习者在海外真实语境中语用能力的适应过程,正是显示了这样的特点,不过与文化适应有所区别的是,语用能力的适应没有蜜月期,而直接从危机期开始的,危机期持续四个月后逐渐进入为期2个月的恢复期,最后是6个月的适应期,适应期后变化就不再明显了。对于初到海外的非本族语使用者,应该认识到语言能力的这一适应过程,在最初的危机期无需表现的过于焦虑和紧张,进而有强烈的挫败感。了解这一适应的规律,才有助于顺利渡过语用能力适应的危机期,缩短恢复期从而更快进入适应期。

4.3 影响语用能力提高的限制因素

将非本族语使用者在外语环境中面对目标语是的态度和语用能力适应的时间长短进行相关性分析可知。

表4 非本族语使用者接受的态度与时间关系

Pragmatic competence adaptability (question 7-14)	Time to adapt (month)
38	6
24	12
8	More than a year

从表4中可以看到,如果非本族语使用者对英语问候语持开放积极的态度,更乐于观察学习并模仿运用英语本族语使用者打招呼的方式。他们所需的适应时间要短于那些持回避保护态度的非本族语使用者。如果非本族语使用者对目标语表现出更积极接受的态度,语用能力的适应会表现的更好,所花费时间更短。

从跨文化适应理论来看,对主流文化寻求积极互动的态度的所使用的即为“同化”或“整合”的适应策略,而对主流文化是避免接触或交往,所持的策略为“分离”或“边缘”。(Berry 1980)。多项研究发现,整合是最佳的文化适应策略,而边缘化是最差的选择(王丽娟2011)。对比中美两国的文化,在进行问候时方式概念完全不同。中文语境下的问候交际双方并不对对方回应做太多期待,往往只是表示友好致意,所以多以“你好”进行相互问候即可。而英语语境下的问候语更多为对方状况的询问和关怀,所以恰当认真的回答是必须的。我们应当意识到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性,如果一味固执坚持本国文化态度,就会对外语语境下语言运用能力的适应和提高带来阻碍。所以在语用能力的适应过程中,更应采取“整合”的策略。而在外语教学中,可以引入跨文化适应的理论,将文化适应的模型和维度概念与英语教学相结合,Berry提出的多元文化假设中说到,“少数文化群体对自身传统文化越自豪和欣赏,更容易与主流文化群体互动交流”。在语用能力培养的过程中,以任务为导向,帮助外语学习者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特点,与中国文化进行一定的对比分析,才能更有效地对语用能力水平进行提高。

5 结论

跨文化适应理论起源于西方国家,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将其运用于外语语言学习中语用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会带来新的启

发和指导。通过对50位旅居美国的中国人面对问候语这一最基本交际用语时,表现出的英语语用能力特点及语用能力适应性变化的调查和研究,发现跨文化适应理论的模型同样适用于外语语用能力在真实语境中的适应过程。非本族语使用者在运用英语进行问候时受到太多来自于母语的干扰,这种干扰主要源自于英语学习最初模式化语言记忆和中西方文化差异。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应该彻底摒弃纯粹语言知识语法点介绍讲解的教学方式,更应以文化对比和介绍为铺垫,创建真实语言场景,对英语语用能力进行训练和培养。外语教师应当充分了解跨文化适应理论,将适应理论与外语教学相结合,特别是在语用能力的培养方面,可以运用跨文化适应理论对教学进行指导,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益。

参考文献:

- [1]Berry, J. W. Acculturation as varieties of adaptation [A]. In A. Padilla (Ed.), Acculturation, theory, models and some new findings [C]. Colorado: West View Press, Inc, 1980: 9-25.
- [2]Emery, P. G. Greeting, congratulation and commiserating in Oman [J].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2000, 13 (2): 196-216.
- [3]Hudson, T. E. Detmer & J. D. Brown. A Framework for Testing Cross cultural Pragmatics [M]. Honolulu: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 Curriculum Center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1992.
- [4]Kasper, G. & Roeper Pragmatic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In E. Hinkel (ed.), Handbook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London: Laurence Erlbaum Associated Publisher, 2005: 317-334.
- [5]Kelley, C & J Meyer 1987 Cross Cultural Adaptability Inventory (CCAI).
- [6]Leech, G. N.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83.
- [7]Lysgaard, S. Adjustment in a foreign society: Norwegian Fulbright grantees visiting the United States [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1955 (7): 45-51.
- [8]Redfield, R. Linton, R. & Herskovits, M. J. 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36 (38): 149-152.
- [9]Ventola E: The structure of casual conversation in English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79 (3): 267-298.
- [10]何自然. 语用学与英语学习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8-9.
- [11]刘建达. 中国学生英语语用能力的测试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6 (4): 259-265.
- [12]刘润清, 刘思. 语用习得的认知特性和影响因素述评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 37 (3): 218-225.
- [13]孙进. 文化适应问题研究 西方的理论与模型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5): 45-49.
- [14]王丽娟. 跨文化研究现状综述 [J]. 山东社会科学, 2011 (4): 44-49.